

70年 天路行

6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 “70年·天路行”特别报道组 发自新藏公路柯克阿特达坂

9月24日，昆仑山脉，新藏公路，国道219线，柯克阿特达坂(注：达坂，源于蒙古语，意为山口、山岭)，海拔4909米。

武警战士张耀辉拍了两下军装，腾起一阵灰。眼前，一辆辆汽车，从山下爬上来，十分壮观。

张耀辉很骄傲，这是他守护的路，数十个达坂之一。

新藏公路，从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起，至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，全长1900多公里。因全线路平均海拔4500米，被誉为世界海拔最高公路。

从2002年起，武警某部交通部队官兵，便驻扎在这条路上，保障畅通。到张耀辉这一代，已有17年。

今年，首批“00后”新兵已分赴护路一线。冰川达坂，高寒缺氧，以及无尽孤独。

梦

誓要参军，每天做200个俯卧撑

张耀辉，四川乐山人，个子不高，有些腼腆。站在队伍里，算不上突出。

但是他的梦很大。为了参军，他连续两年的坚持，让战友叹服。参军入伍前，是一名大二学生，学轨道交通与运营管理专业。

从小，张耀辉有一个军人梦。“我外公是军人。小时候，他给我讲了很多当兵的事，这让我十分崇拜军人。”

高中毕业，张耀辉立誓要参军，“我知道满了18岁才能参军，所以我就一直等。”

张耀辉出生于2000年5月，到2018年5月，刚好满18岁。

为等到这一天，也为能顺利参军，在大专一、二年级期间，他做出了一个令室友吃惊的举动：除生病和条件不允许，其他时候，每晚坚持做5组俯卧撑，每组40个。有时，还会加练单杠、双杠和哑铃。

“室友从最初的不理解，到后来支持，再到跟我一起锻炼，很开心。”

2018年9月，张耀辉如愿参军。

新藏公路“00后”守路人张耀辉：首上达坂胸闷耳鸣 蹲在地上险些没站起来



张耀辉(右)和班长冯宣在新藏公路执行任务。

守

已经长大，苦与累能挺过去

首次险象，张耀辉十分后怕，也很自责。

冯宣没有批评他，还把自己往年的遭遇，讲给张耀辉听。“越是出现这种状况，越不能批评，语气更不能急躁，否则就会出现抵触心理，甚至毁了一个苗子。”冯宣说。

班长的鼓励，让张耀辉重拾信心。

如今，张耀辉已能熟练操作压路机。冯宣对他的评价是：“进步很大，比较放心了”。

生活中，张耀辉多才多艺，不仅对诗词歌赋有了解，还会弹吉他。

为让张耀辉尽快融入集体，冯宣在一次中队汇演中，让张耀辉上台弹唱。

从此，张耀辉成了中队小明星。每到空闲，同班、隔壁班战友都跑来找他弹琴唱歌，张耀辉也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开朗……

一转眼，张耀辉到部队已满一年。手上裂口已经愈合，脸上晒伤部位也已恢复。

“我想在这条公路上多干几年。”张耀辉说，“我已经长大了，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既然选择了当兵，再苦再累，也要挺过去！”

苦

高反严重，到嘴的甜皮鸭“飞了”

从乌鲁木齐到叶城县，路上，看到茫茫戈壁和沙漠，他写了一篇日记：“现在是在早上六点过两分，大家都很高兴……军旅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加油吧！”

到了叶城，张耀辉被接到新兵训练基地。

这里干燥、炎热，习惯四川湿润气候，来到这里后，张耀辉天天流鼻血，“感觉一天要喝下五六瓶水”。

四个月新兵训练结束，张耀辉被分到武警某部交通三支队养护一大队养护三中队。

这个中队，驻地海拔3700米，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，气候寒冷，零下20多摄氏度，比叶城更加干燥。

从叶城出发，经过两个近5000米海拔的垭口时，张耀辉就出现了高原反应。

到了驻地，情况更糟糕。

“胸闷，头痛欲裂，晚上爬到上铺都喘不过气来。十个手指甲两边的肉，全部被冷风吹裂，洗手洗脸时，痛得钻心。”

远离家乡，又面对恶劣环境，张耀辉上学时的豪气降了一半。

“特别想家，想吃我外婆做的菜，想吃乐山甜皮鸭。”

前不久，有位乐山战友回家探亲，张耀辉请战友带两只甜皮鸭回来。结果，路途实在遥远，甜皮鸭到了中队，打开，馊了。

险

首次护路，操作失误遇危险

这是张耀辉的第一次正式机械护路。

这天，班长冯宣在路上指挥，张耀辉进入驾驶室实操，结果不小心将压路机横在了路上，半天挪不开。

这时，一辆满载货物的重型货车从山上驶来。

转眼间，货车距压路机不到20米了，冯宣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迅速将压路机启动，调整尾部，让出空间。

“当时坡度大约40度，大型货车是没办法急刹的，一旦处理不下来，张耀辉和压路机极有可能会被撞下悬崖下面去。”

和遭遇险象一样，第一次上柯克阿特达坂，张耀辉的身体也经历第一次考验。

柯克阿特达坂，海拔在4909米左右。

“到达达坂最高点，完全受不了了，头痛到不行。胸闷，耳鸣，一直喘气，呼吸不过来。”张耀辉回忆，“简直想撞墙”，蹲在地上，半天站不起来。

卫生员见状，赶紧送来高原药品。

吃下去，又蹲了近20分钟，头疼、胸闷才有所缓解。



张耀辉喜欢弹琴唱歌。



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



新藏公路常年需要定期维护。

我和我的祖国

国庆前夕，王泽贵专程从成都坐了3个小时车，再次来到泸定，要实地看到工程进展，他才放下心来。22年来，这位戴着一副方框眼镜，皮肤黝黑的汉子，常年待在四川群山之间，甚至无人区，开展四川电网“天路”的建设工作。

截至目前，这位一线建设者已经参与了30多项工程建设，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特高压直流工程。

这些年，他看到一座座电力铁塔矗立在大山之上，感受到家家户户通电的喜悦，也见证了四川丰富的清洁能源通过特高压“天路”，送往上海等东部地区，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着有力保障。



王泽贵

电网“天路”建设者王泽贵 22年跑遍四川群山 修建全球最先进输电工程

刘湘钊 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

深入无人区与蚂蟥为伴

经过5个小时徒步，王泽贵一行才抵达雅安一处无人区的T160塔位前，由于清晨下雨的缘故，上山的路十分泥泞。不仅是道路难走，在撩起裤腿后，几只蚂蟥挂在小腿上，已经“吃饱”了。

“打火机一烫就下来了。”9月28日，来自国网四川送变电公司的王泽贵告诉记者，雅安山地多，雨水是常事，越往潮湿的山林走，遇到蚂蟥的概率也更高。从1997年参加工作至今，他已经摸清了四川大部分山区的特性，尤其是雅安地区。

当时，他们负责的是雅安水电送出加强工程的一部分，要穿过无人区建设12公里的线路，共有24座铁塔，运送的建材、物资超过了1万吨。“这项工程主要是将甘孜等地的水电资源，送到其它有需要的地区。”王泽贵说，由于工期比较紧，所有建设人员都在加班加点，即使是雨天，也得冒险进入无人区勘察。



电网“天路”建设者们穿越雪山。

“塔位左侧是超过40度的陡坡，安全风险高。”

“右侧的平坡可以利用起来，稍加处理，是可以堆放百吨物料的……”

到达现场后，王泽贵不断变换位置进行踏勘，然后对每一个作业点都进行规划，确保所有工作都能同步开展。

参与中国首条特高压直流建设

备受瞩目的特高压输电工程，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工程。

2010年7月8日，“西电东送”大动脉向家坝—上海±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成功投运，每年可向上海输送电量

320亿千瓦时。这项工程先后荣获“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”和“国家优质工程30年经典奖”等殊荣。

当时，王泽贵便担任了该线路施工的项目经理。由于该工程跨越地形复杂，且安全风险极大。每天上午6点左右，他便开始在施工区域、项目指挥部来回跑，“这个是国家重点工程，而且全世界都在看着，更不能有一点点儿的马虎。”

那时候，昼出夜归，每天工作15小时成了常态。最终这条从宜宾向家坝一路向东，连接上海的输电天路成功建成，不仅将四川丰富的水电送出去，还为上海等地区提供了可靠的供电保障。

22年间，他先后参加了30余条重要线路的施工建设。不管是从雅西高速往凉山地区，还是沿着国道318线，都能在蓝天白云下，见到一座座电力铁塔矗立在雪域高原、崇山峻岭之上，成为一道道震撼的风景，而这当中有不少就有王泽贵参与建设的身影。

搞出10多件专利“黑科技”

“搞建设更要了解掌握新技术。”王

泽贵说，不管是当年骡马队取代人力运输，还是现在的索道取代骡马，掌握技术才能让建设更加省时省心。

比如，在2008年参与特高压建设时，一向爱搞创新的他，便带领小组成功攻克方形基础倒角、直锚基础施工、抱杆研制及长横担吊装等七大特高压施工技术难题。

王泽贵搞出的新技术、新设备也都是从一线工作中而来。

“我们常年在高海拔、地质破碎地区施工。”他说，比如所建的马色线几乎都在深山峻岭当中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，施工人员容易发生高原反应，而且地质条件脆弱，又容易发生坍塌。

为了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，在开工前，他和创新工作室的小伙伴们，针对这样的高原情况，研究出了一种可以保护深基坑施工人员的应急逃生笼，经过安全测试后，已经可以使用了。

截至目前，坚持奋斗一线的王泽贵，与团队完成了包括“数显存储游标卡尺”“轻型导线压线滑车”“牵引绳压绳滑车”在内的10余项发明专利，其中有不少还获得国家专利局实用新型专利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